

諸子集成

墨子间诂
晏子春秋校注

諸子集成

蔡元培題

5

墨子問詁

晏子春秋校注

岳麓書社

墨子间诂

清 孙诒让 著



《墨子》序

孟子以杨墨并言，辞而辟之，然杨非墨匹也。杨子之书不传，略见于列子之书，自适其适而已；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尸佼谓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其实则一。韩非以儒墨并为世之显学，至汉世犹以孔墨并称，尼山而外，其莫尚于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网罗放失，参考异同，具有条理，较之儒分为八，至今遂无可考者，转似过之。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霾终古矣。

国朝镇洋毕氏始为之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雠校。涂径既辟，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可读。于是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说之大成，著《墨子间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脉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以余亦尝从事于此，问序于余，余何足序此书哉？窃尝推而论之，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勿谓仲容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

光绪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自序

《汉志·墨子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鲁问篇》墨子之语魏越云：“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恣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袭，则语之兼爱、非攻。”今书虽残缺，然自《尚贤》至《非命》三十篇，所论略备，足以尽其旨要矣。《经说》上下篇，与《庄周书》所述惠施之论及《公孙龙书》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诸巨子以其说缀益之。《备城门》以下十余篇，则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遗法，于墨学为别传。惟《修身》、《亲士》诸篇，谊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类。《当染篇》又颇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闻，疑皆后人以儒言缘饰之，非其本书也。墨子之生，盖稍后于七十子，不得见孔子，然亦甚老寿，故前得与鲁阳文子、公输般相问答，而晚及见田齐太公和，又逮闻齐康公兴乐及楚吴起之乱。身丁战国之初，感悽于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淳复深切，务陈古以剴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持之太过，或流于偏激，而非儒尤为乖戾。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拏。洙、泗断断，儒家已然，墨儒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庄周《天下篇》之论墨氏曰：“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暋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论与！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汉、晋以降，其学几绝，而书仅存，然治之者殊鲜，故脱误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转多沿袭未改，非精究形声通假之原，无由通其读也。旧有孟胜、乐台注，今久不传。近代镇洋毕尚书沅始为之注，藤县苏孝廉时学复刊其误，创通涂径，多所诂正。余昔事讎览，旁摭众家，择善而从，

于毕本外又获见明吴宽写本，黄丕烈所景钞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与《道藏》本同。顾千里校《道藏》本，《藏》本，明正统十年刊，毕本亦据彼校定，而不无舛漏。顾校又有季本，传录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槧诸本，大氏皆祖《藏》本。毕《注》略具，今并不复详校。又尝得倭宝历间放刻明茅坤本，并为六卷，而篇数尚完具，册尚附校异文，间有可采，惜所见本残缺，仅存数卷。用相勘核，别为写定。复以王观察念孙、尚书引之父子，洪州倅颐煊，及年丈俞编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参综考读。窃谓《非儒》以前诸篇，谊旨详焯，毕、王诸家，校训略备，然亦不无遗失。《经说》、兵法诸篇，文尤奥衍凌杂，检揽旧校，疑滞殊众，研核有年，用思略尽，谨依经谊字例，为之诠释。至于订补《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正兵法诸篇之讹文错简，尤私心所窃自喜，以为不缪者，辄就毕本更为增定，用遗来学。昔许叔重注《淮南王书》，题曰《鸿烈间诂》，据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读书志》。间者，发其疑悟；诂者，正其训释。今于字义多遵许学，故遂用题署，亦以两汉经儒本说经家法，笺释诸子，固后学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

光绪十有九年，岁在癸巳十月，瑞安孙诒让序。

《墨子书》旧多古字，许君《说文》举其“𦏧縑”二文，今本并改易不见。则其为后人所窜定者，殆不知凡几。盖先秦诸子之讹舛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者。今谨依《尔雅》、《说文》正其训故，古文篆隶校其文字。若《尚同篇》引《术令》，即《书·说命》之佚文。魏晋人作伪古文《尚书》，不知“术”为“说”之假字，遂摭其文，窜入《大禹谟》矣。《兼爱篇》注：“召之邸庠池之读”，“召之邸”，即孙炎本《尔雅·释地》之“昭馀底”，亦即《周礼·职方氏》之“昭馀祁”。今本“召”讹为“后”，其义不可解，毕氏遂失其句读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即《周书·王会》之“不屠何”，毕氏不憬，依俗本改为“中山”，遂与《墨子》旧文不合矣。《明鬼篇》：“迓无罪人乎道路术径”，“迓”即《孟子》“御人于国门之外”之“御”。《非乐篇》：“折壤坦”，“折”即《周礼·哲族氏》之“砮”。今本“迓”讹为“退”，“折”讹为“拆”，毕、苏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性虺缪，不可究诂矣。《公孟篇》：“夏后启使稗斲雉已，卜于白若之龟。”“稗”即“噬”之籀文，亦即伯益，与《汉书》述《尚书》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稗斲雉已”讹作“翁难雉乙”，又脱“雉”字，遂以“翁难乙”为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说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鸟身，奉珪以待”，此与秦穆公所见句芒同。奉珪者东方之玉，与《礼经》祀方明东方以珪之义

合。而今本“奉珪”误作“若瑾”，其义遂不可通矣。若此之类，辄罄蠹管，证厥违迕。它若《经说》篇之“螾”为“蚘”，“虎”为“霍”，兵法诸篇之“慎”为“顺”，“又”为“类”，“芒”为“芸”，“桴”为“杯”，其歧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谊，凡所发正，咸具于注。凡讹脱之文，旧校精确者，径据补正，以资省览。其以愚意订定者，则著其说于注，不敢专辄增改，以昭详慎。世有成学治古文者，傥更宣究其旨，俾二千年古子厘然复其旧观，斯亦达士之所乐闻与？校写既竟，复记于后，谄让。

总目

间诂十五卷

- 一 亲士 修身 所染 法仪 七患 辞过 三辩
 二 尚贤上 中 下
 三 尚同上 中 下
 四 兼爱上 中 下
 五 非攻上 中 下
 六 节用上 中 节葬下
 七 天志上 中 下
 八 明鬼下 非乐上
 九 非命上 中 下 非儒下
 十 经上 下 经说上 下
 十一 大取 小取 耕柱
 十二 贵义 公孟
 十三 鲁问 公输
 十四 备城门 备高临 备梯 备水 备突 备穴 备蛾傅
 十五 迎敌祠 旗帜 号令 杂守

目录一卷

附录一卷 篇目考 佚文 旧叙

后语二卷

上 墨子传略 墨子年表 墨学传授考

下 墨子绪闻 墨学通论 墨家诸子钩沉

大凡十有九卷

此书写定于壬辰癸巳间，逯甲午夏，属吴门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质之通学，颇以为不谬，然多苦其奥衍，浏览率不能终卷。惟吾友黄中弢学士为详校一过，举正十余事，多精确，亦今之张伯松矣。余亦自续勘，得剩义逾百事。有前误读误释，覆勘始觉之者，咸随时迻录别册存之。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余前以未

见皋文先生《经说解》为憾，一日得如皋冒鹤亭孝廉广生书，云武进金滢生运判武祥藏有先生手稿本，急属鹤亭驰书求假录。金君得书，则自校写一本寄赠，得之惊喜累日。余前补定《经下篇》句读，颇自矜为创获，不意张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谈名理，虽校讎未采，不无望文生义之失，然固有精论，足补正余书之阙误者。金、冒两君惠我为不浅矣。既又从姻戚张文伯孝廉之纲许，假得阳湖杨君葆彝《经说校注》，亦间有可取，因与张解并删简补录入册。凡余旧说与两家有暗合者，皆改从之。盖深喜一得之愚，与前贤冥符遥契，固不敢攘善也。窃谓先秦古子谊旨深远，如登岳观海，莫能穷其涯涘。毕、王、张、苏诸家于此书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为后人所匡正者，不可俛指数。余幸生诸贤之后，得据彼成说，以推其未竟之绪。然此书甫成，已有旋觉其误者，则其不自觉而待补正于后人，殆必有倍蓰于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旧写别册，散入各卷，增定为此本，并识之，以见疏陋之咎，无可自掩，且以睇望于后之能校读是书者。光绪丁未四月，籀庐居士书。

目录一卷

《道藏》本及明钞本刻本并无目录，此毕氏所定，依《意林》为第十六卷，今从《隋志》，别为一卷。

卷之一

亲士第一	1
脩身第二	6
所染第三魏征《群书治要》引篇目同。	9
法仪第四《治要》引篇目同。	16
七患第五《治要》引篇目同。	18
辞过第六《治要》引此篇文并入《七患篇》，疑唐以后人所分。	24
三辩第七黄震、宋濂所见别本，以上七篇题曰经，盖宋人所加。	30

卷之二

尚贤上第八《治要》引篇目同。《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 引作“上贤”。	34
尚贤中第九	38
尚贤下第十	50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汉书》颜注引作“上同”。	57
尚同中第十二	60
尚同下第十三《中兴馆阁书目》云“一本自《亲士》至《上同》十三 篇”，即此。黄震、宋濂所见别本，以上六篇题曰论，亦宋人所加。	69

卷之四

兼爱上第十四《汉书》颜注引同。	76
兼爱中第十五	78
兼爱下第十六	87

卷之五《道藏》本六同卷。

非攻上第十七	99
非攻中第十八	100
非攻下第十九	108

卷之六

节用上第二十《汉书》颜注引同。	122
节用中第二十一	125

节用下第二十二阙	129
节葬上第二十三阙	129
节葬中第二十四阙	229
节葬下第二十五	129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149
天志中第二十七	151
天志下第二十八	159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阙。《汉书》颜注引作“明鬼神”。	169
明鬼中第三十阙	169
明鬼下第三十一	169
非乐上第三十二	191
卷之九	
非乐中第三十三阙	202
非乐下第三十四阙	202
非命上第三十五《治要》引篇目及《汉书》颜注引，并同。	202
非命中第三十六	209
非命下第三十七	213
非儒上第三十八阙	219
非儒下第三十九	219
卷之十	
经上第四十《晋书·鲁胜传·墨辩注叙》云“《墨辩》有上下 《经》，《经》各有《说》，凡四篇”，即此。	236
经下第四十一	245
经说上第四十二	257
经说下第四十三	279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320
小取第四十五	331
耕柱第四十六	336
卷之十二毕云：“旧云十三同卷者，梵本分帙如此。”诒让案：此 明人编入《道藏》所合并，非古本也。毕谓梵本，亦非。	
贵义第四十七《治要》引篇目同。	350
公孟第四十八	378

卷之十三

- 鲁问第四十九 372
 公输第五十 384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 备城门第五十二明吴宽钞本无目录,其当卷篇目,以《备城门》为五十四,《备高临》为五十五。册末,吴氏手跋云“本书七十一篇,其五十一之五十三,五十七,五十九之六十,六十四之六十七,篇目并阙,当访求古本考入”云。是吴所据旧本实如此,则当阙五十二、五十三二篇。未知孰是。 390
 备高临第五十三 427
 □□第五十四依《备城门篇》所列攻具十有二,临第一,钩第二,则此篇疑当为《备钩》。
 □□第五十五《备城门篇》十二攻具,冲第三,则此篇疑当为《备冲》。《诗·大雅·皇矣》,孔疏引有《备冲篇》,盖唐初尚未佚也。
 备梯第五十六 431
 □□第五七十二攻具,梯第四,堙第五,则此篇疑当为《备堙》。
 备水第五十八 436
 □□第五十九十二攻具,水第六,穴第七,突第八,空洞第九,蚁傅第十,今唯阙《备空洞》一篇,其次又不当列《水》、《突》之间,岂为后人所贸乱与?
 □□第六十
 备突第六十一 437
 备穴第六十二十二攻具,穴在突后,此篇次与彼不合。 438
 备蛾傅第六十三 450

卷之十五

- 第六十四十二攻具,辘轳第十一,轩车第十二,则当有备辘轳、备轩车二篇,其次当在此。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敌祠第六十八 458
 旗帜第六十九“帜”俗字,王念孙校改“职”。 463
 号令第七十《九章算术·衰分篇》,刘徽注引篇目同。 469
 杂守第七十一 495

毕沅云：按旧本皆无目，《隋书·经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马总《意林》云：“《墨子》十六卷。”诒让案：马本梁庚仲容《子钞》，见高似孙《子略》。则是古本有目也。考《汉书·艺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诱注《吕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当时亦以目为一篇耳。《藏》本云阙者八篇而有其目，《节用下》，《节葬上、中》，《明鬼上、中》，《非乐中、下》，《非儒上》，是也。当是宋本如此。而《馆阁书目》云“自《亲士》至《杂守》为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讹为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当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讹也。其十篇者，《藏》本并无目，亦当是宋时亡之。然则宋时所存实止五十三篇耳。诒让案：《荀子·修身篇》，杨注云“墨子著书三十五篇”，疑当作五十三篇。或唐中叶以后此书即有阙佚，篇数已与今本同也。然《诗·正义》引《备冲篇》，则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几。《太平御览》引有备冲法，正在此篇，则宋初尚多存与？诒让案：《御览》多本古类书，不足证北宋时此书尚有完本也。南宋人所见十三篇一本，乐台曾注之，即自《亲士》至《上同》是。而潜谿《诸子辩》云：“上卷七篇，号曰经，下卷六篇，号曰论，共十三篇。”诒让案：此即《中兴馆阁书目》所载，别本《书录解题》亦著录。《黄氏日钞·诸子》云“墨子之书凡二，其后以论称者多衍复，其前以经称者善文法。”又吴师道《战国策校注》五，引《兼爱中篇》“楚灵王好士细腰”数语，云“今按《墨子》三卷中无此文。”三卷者，别本也，古《墨子》篇数不止此。是陈直斋、黄东发、吴正传所见《墨子》皆止十三篇本也。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在十三篇之后。此所谓经，乃《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与下《尚贤》、《尚同》各三篇文例不异，似无经论之别，未知此说何据？以意求之，或以《经上、下》、《经说上、下》及《亲士》、《修身》六篇为经。诒让案：南宋别本不如是，毕说非。其说或近，以无子墨子云云故也。诒让案：此说亦非，详《亲士篇》。然古人亦未言之。至乐台所注，见郑樵《通志·艺文略》，而焦竑《国史经籍考》亦载之，似至明尚存，诒让案：郑、焦二《志》多存虚目，不足据。卒亦不传，何也？若钱曾云藏会稽钮氏世学楼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内亡《节用》等九篇者，实即今五十三篇之本，内著阙字者八篇，钱不深核耳。

洪颐煊云：《墨子》今本十五卷，自《亲士》至《杂守》，凡七十一篇，内阙有题八篇，无题十篇。据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汉志》七十一篇，《馆阁书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讹脱不相联属，是无题十篇，宋本已阙，有题八篇阙文，在宋本已后。《读书丛录》。诒让案：《道藏》本即从宋本出，有题八篇，宋本盖已阙，洪说未确。

卷一

亲士第一

毕沅云：“《众经音义》云：‘《仓颉篇》曰：亲，爱也，近也’。《说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玉篇》云：‘《传》曰：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此与《修身篇》无称‘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毕说未确。此书文多阙失，或称“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旧，未可据以定为墨子所自著之书也。又此篇所论，大抵《尚贤篇》之余义，亦似不当为第一篇。后人因其持论尚正，与儒言相近，遂举以冠首耳。以马总《意林》所引校之，则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1〕}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2〕}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1〕《说文·子部》云：“存，恤问也。”

〔2〕《说文·思部》云：“虑，谋思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1〕}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2〕}而尚摄中国之贤君，^{〔3〕}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4〕}太上无败，^{〔5〕}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6〕}

〔1〕毕云：“正，读如征。”王念孙云：“毕读非也。《尔雅》云：‘正，长也。’晋文为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与下‘霸诸侯’对文。又《广雅》‘正，君也’。《尚贤篇》曰：‘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凡《墨子书》言正天下正诸侯者，非训为长，即训为君，皆非征伐之谓。”案：王说是也。《吕氏春秋·顺民篇》云：“汤克夏而正天下”，高诱注云：“正，治也”，亦非。

〔2〕苏时学云：“丑，犹耻也。”诂让案：《吕氏春秋·不侵篇》“欲丑之以辞”，高注云：“丑，或作耻。”

〔3〕毕云：“尚与上通。摄，合也，谓合诸侯。郭璞注《尔雅》云：‘聂，合’，摄同聂。”案：毕说未允。摄当与偃通，《左》襄十一年《传》云：“武震以偃威之”，《韩诗外传》云：“上偃万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此义与彼同，谓越王之威足以偃中国贤君也。

〔4〕毕云：“犹曰安其大丑。《广雅》云：‘抑，安也’”。俞樾云：“抑之言屈抑也。抑

而大丑，与达名成功相对，言于其国则抑而大丑，于天下则达名成功，正见其由屈抑而达，下文所谓败而有以成也。毕注于文义未得。”案：俞说是也。

[5] 毕云：“李善《文选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案：太上，对其次为文，谓等之最居上者，不论时代今古也。毕引《老子注》义，与此不相当。

[6] 言以亲士，故能用其民也。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1]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2]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3]虽杂庸民，终无怨心，^[4]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5]谄下伤上。^[6]君必有弗弗之臣，^[7]上必有谄谄之下。^[8]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谄谄，^[9]焉可以长生保国。^[10]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暗，^[11]远臣则喑，^[12]怨结于民心，^[13]谄谀在侧，善议障塞，^[14]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15]不若献贤而进士。

[1] 毕云：“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

[2] 毕云“言自处于难，即躬自厚而薄责人之义”。

[3] “内”下毕增“不”字，云：“旧脱此字，据上文增。疚、究同，犹云内省不疚。”

俞云：“内”当作“衲”，即退字也。进不败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对成文，所谓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也。因“退”从或体作“衲”，又阙坏而作“内”，毕氏遂据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俞说近是。

[4] 毕云：“言遗佚不怨。”

[5] 《国语·周语》韦昭注云：“逼，迫也。”逼臣，谓贵臣权重迫君。然此与“谄下”同举，而对“弗弗之臣”为文，则不当云逼臣。“逼”，疑“佞”之讹。

[6] 毕云：“言佞人病国与逼臣同。”

[7] 弗读为拂，《说文·口部》云：“拂，违也。”

[8] 《广雅·释训》云：“谄谄，语也。”《周礼保氏》郑康成注云：“军旅之容，暨暨谄谄。”《庄子·人间世篇·释文》引崔撰云：“逆击曰谄。”案：“谄”，洪颐煊谓与“谄”同，近是，详后。毕云：“《礼记》云‘言容谄谄’，郑君注云：‘教令严也。’《说文》云：‘论，讼也。’《玉篇》云：‘鱼格切’。”

[9] 毕云：“‘支苟’二字疑误。”洪颐煊云：“延延，长也。‘支苟’，当是‘致敬’之讹。谄谄，与谄谄同。言分议者皆延延以念久长，而致敬者又谄谄以尽其诚，即上文所谓‘上必有谄谄之下’也。”苏云：“‘支苟’二字，疑‘敬’字之

讹”。俞云：“‘支苟’，乃‘稽穢’二字之假音，《说文·禾部》‘穢，稽穢也。徐锴曰，稽穢，不伸之意。’然则稽穢者谄谀，殆谓在下位者，或为上所凌压，而不得申，亦必谄谀然自伸其意而后已，上文所谓‘上必有谄谀之下’是也。”案：洪谓“苟”为“敬”字之讹，是也。而以“支”为“致”，则未确。俞说尤误。以文义推之，“支”疑当为“交”，形近而讹。《经说上篇》“圆规写交也”，今本“交”亦误“支”，是其证。敬读为傲。交傲，谓交相傲戒也，“苟”即“敬”之坏字。《国语·楚语》“左史倚相，见申公子亶曰：唯子老耄，故欲见以交傲子”，韦注云：“交，夹也。”

[10]王云：“‘焉’字下属为句。焉，犹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长生保国也。”

[11]毕云：“当为‘瘖’，《说文》云：‘瘖，不能言也。’‘暗，宋齐谓儿泣不止曰暗’，非此义。《玉篇》云：‘瘖，于深切，不能言’，‘暗，于金、于甘二切，啼极无声也’。则作‘暗’亦是。”诂让案：暗、瘖字同，《尚贤下篇》有瘖字。《晏子·谏下篇》云：“近臣嘿，远臣瘖”，又云：“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吾谓之瘖，上无闻，则吾谓之聋”，《说苑·正谏篇》“晏子云：下无言则谓之暗”，“暗”即“瘖”也。又《谷梁》文六年，《传》云“下暗则上聋”，暗与暗、瘖字亦通。

[12]范望《太玄经注》云：“唵，犹喑也”，亦与吟同。《文选》苏子卿《古诗》，李善注引《仓颉篇》云：“吟，叹也。”《汉书·息夫躬传》，颜师古注云：“唵，古吟字。”毕云：“与‘嚙’音义同。《史记》‘黠通曰：吟而不言’，《索隐》云：‘吟，音户荫反，又音琴’。”

[13]苏云：“暗、唵、心为韵。”

[14]苏云“侧、塞亦为韵”。

[15]毕云：“归，读如‘齐人归女乐’之‘归’。”

今有五锥，^[1]此其铚，^[2]铚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3]错者必先靡。^[4]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5]灵龟近灼，神蛇近暴。^[6]是故比干之殢，其抗也；^[7]孟贲之杀，其勇也；^[8]西施之沉，其美也；^[9]吴起之裂，其事也。^[10]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1]《说文·金部》云：“锥，锐也。”《释名·释用器》云：“锥，利也。”

[2]毕云：“《史记集解》云：‘徐广曰，思廉反。骊案《汉书音义》曰：铚谓利’。”

[3]《广雅·释诂》云：“错，磨也”。毕云：“言磨错之利。”

[4]“礪”之假字，今省作“磨”，谓销磨也。毕云：“挫、靡为韵，靡字麻声。”

[5]毕云：“招与乔音相近，竭、伐为韵。”案：毕说是也。《经说下篇》，桥衡之“桥”亦作“招”，可证。

[6]毕云：“灼、暴为韵。”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误。上文曰‘今有五锥，此